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讀書

吳昌碩



太平治蹟統類卷十六

宋彭百川撰

神宗開熙河

河州大首領瞎木征者邈川大首領唃廝囉之孫也唃廝囉本西域胡僧李立遵攜來吐蕃立文法言是佛種由是吐蕃咸皆信服之吐蕃之俗尙釋教謂佛爲唃兒子爲廝囉故稱唃廝囉初據宗歌城以立遵爲輔祥符中用立遵策將眾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羌城聞已過畢利城瑋率諸將渡渭迎之遂合戰三都谷賊軍雖眾然器甲殊少在後有所持俱白楮毛連以備劫虜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氣凌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

其後指揮軍中鼓譟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
閒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瑋威名大振唘氏自此衰弱視中
國如神明惕息不敢動立遵歸又病死乃徙居邈川更以邈
川溫逋奇爲輔遣使秦川求內屬詔授廝囉寧遠大將軍愛
州刺史以逋奇爲歸化將軍後逋奇謀亂廝囉殺之以改莅
青唐景祐中授兩使留後異時與回鶻歲遣使自蘭州入鎮
戎軍以修朝貢朝廷亦命陝西州縣特置驛謂之唘家位及
元昊將叛慮唘氏制其後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御山
築瓦山寨斷蘭州舊路留兵鎮守自此唘氏不能入貢而回
鶻亦退保西州 元昊叛命久爲邊害朝廷患之議者謂唘
氏尙在河湟閒又與元昊世仇當遣使通諭朝廷之意使西

戎有後顧之憂則邊患少息矣仁宗然之寶元中遂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自古渭州抵青唐城因以邈川都統爵命授之俾犄角以攻元昊廝囉謝恩大喜請舉兵助中國討賊自此元昊始病于牽制而唃氏復與中國通矣既而元昊大舉襲唃氏而廝囉堅壁鄯州不與戰元昊渡水嘗植幟以誌深淺廝囉潛使人移所植及元昊眾潰于誌處溺死過半自是數敗之元昊取西涼府而廝囉得廝鐸叔之眾十餘萬回鶻亦以數萬人歸之其勢遂強于諸羌朝廷命爲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州刺史廝囉初娶立遵妹生二子曰瞎斡曰磨斡朝廷俱命爲團練使自母失寵爲尼卽俱遁去瞎斡居河州合龍合生木征磨斡居宗哥城元昊妻以女遂附

元昊瞻氈懦不能制所部温氏亦叛歸元昊厮囉再娶喬氏
有才色生董氈年長桀黠遂殺二兄并其眾厮囉老國事一
以委之秦鳳經略使張方平使人誘董氈併誘董氈所併乃
勵力結部落將雪前耻又值其婦翁瞎厮鐸心以罪責于秦
州乃歸明住坐秦州之境且屢乞河州刺史秦州爲奏得敕
告然以其居逼邊恐後爲患乃諭以爾歸河州卽給付于是
木征遷于武勝謂巡檢程從簡曰武勝亦河州界可以給付
眞命矣從簡以候申帥司爲報偶牙校送厮囉加恩告木征
乃執牙校語以得刺史告身卽放爾歸秦州程從簡勸以妄
許之罪旣而出從簡令親諭之歸牙木征又質留從簡木征
自知與漢有隙日夜練兵其黨不能禁部族往往歸附用其

妻弟瞎藥爲謀主與夏人解仇朝廷務懷來卒授以河州刺
史 治平閒廝囉死起復董氈爲冠軍大將軍員外置同正
員充保順軍節度使洮州營內觀察使置押蕃落等使上卽
位加檢校太保前此關中士人數言其利害焉張載嘗言少
時亦欲結客取之范仲淹帥延安招置府第但修制科至登
進士第其志乃已王安石之子雱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
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惠大
矣其後王韶上熙河之策蓋取此 王韶者始爲建昌軍司
理參軍時蔡挺提點江西刑獄受知于挺後數歲知慶州韶
遊西邊謂挺具言將應制科欲知西州本末挺遂以前後士
大夫之言邊事者悉示之其閒有向室議洮河一說韶悅之

乃爲平戎策以獻其策曰古者禦戎無上策謂戎狄荒忽在
要服之外也今河西李氏據兩路皆漢唐舊郡在邦域之中
所謂癰疽伏疹留滯脅下心腹之患也觀其蓄威養銳竊號
稱制朝夕東向盱眙以窺中國之利此其志非止于來去荒
忽剽劫而已也國家奈何以戎狄待之曾不念子孫百世
之後將有感國內侮之憂也方承平無事四方萬里無鷄鳴
犬吠之警然賊人猶窺我邊邑犯我城郭萬一腹心之內有
方二三千里水旱四方盜賊者相繼當是時賊人之情其可
以恩信保耶議者但欲備邊固守爲不可攻之計殊不知腹
心一擾則邊守自闕此唐吐蕃所以陷涇隴也昔拓拔氏始
居雲中後耶律心初居振武當時議者亦不謂其能深入中

國爲腹心之患也今自綏銀宥至于沙肅十四州軍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其閒豈止雲中振武一城之地耶夫勞中國以事戎狄誠非爲國之長策然勢有不得已者又安可端坐俟其侵逼哉今欲徑舉重兵擣其巢穴則國家重生邊事納其誠款則不可先違誓約輕動士眾使曲在我也愚以爲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復河湟則李氏腹背皆受敵表裏交擊之患不攻而自覆矣今自武威之南古渭州之西皆漢隴西安定金城三郡地所謂湟中大小榆土地肥饒宜五穀者皆在今洮河蘭鄯之閒漢氏所以開屯田建城邑而臣諸羌者也自唐開元以後吐蕃侵入盡陷河北卽今爲戎狄所據者已三四百年矣今董氈雖在河湟閒而沿邊諸族自爲種

落如木征瞎藥及欺巴温之徒皆與漢界相近在洮河閒其種落大者不過一二萬小者二三千人皆分離散處不相統一此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誠能厚以恩信結其宗黨使其傾心向慕翩然有歸服之意但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服則唃氏雖盛其敢傲睨而不歸我耶唃氏既歸于我則西河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此所謂見形于彼而收功在此也愚故以謂欲驟親之則不爲吾用急撫之則其心愈離此無異驅虎豹于山林而使之轅軛也令之猶不從召之安可致乎愚以謂此由國家未嘗得撫戎狄之術故也夫虎豹之在山林其貪忍殘暴惟肉是嗜驟親之則傷人

此固不可以恩信待也然後有善畜養者得而馴擾至可以
駕馭而驅使之無不如意羌戎之人貪愛慕義樂爲人用其
暴戾又豈止于虎豹哉觀其種性所習雖生硬頑梗難以道
御而純固誠慤易以恩誘患國家未嘗得人親撫之也爲今
之計莫若擇通材明敏之士心慮軒豁能通知其意者朝夕
出入于其閒往來巡行察其疾苦有生硬頑梗者卽稍以恩
信綏之使其人皆知上位有愛我之意欣然相勸襁負而歸
于我矣此撫屬羌之策也韶又獻和戎六事上命樞密院召
問方略以爲秦鳳路經略安撫司機宜文字口時青唐俞龍
珂大族難制議請討之城之韶乃因按邊止從數騎直抵其
帳招誘之且留宿以示不疑龍珂遂率其屬十二萬口來附

于是青唐渭原諸族俱納地周環二千里上嘉龍珂首善拜
爲西頭供奉官龍珂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
臣今旣歸漢乞賜姓包上如其請遂賜之姓包賜名順又詔
高遵裕卽鹽井川建第賜之賞韶爲右正言直集賢院建古
渭寨爲通遠軍使韶知軍事以圖武勝是歲熙寧五年也
秋七月詔築乞神平堡而番酋抹耳居拔邦山與水巴族相
結時入寇韶率兵度行一嶺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帳洮西
震動會木征渡河來寇而抹耳復依其聲勢保集拔邦山
閏月知德順軍景思立以涇原第六將兵并第一等弓箭手
五千騎出南路且分遣諸將一擊抹耳一擊木征韶將大軍
從東進趨武勝賊至則迎擊賊兵敗還走追至其城酋領瞎

藥棄城夜遁唯曲散四王阿南阿出降乃城武勝

八月以爲鎮洮軍以高遵裕知軍事以結吳延征爲禮賓副使鎮洮軍洮西一帶蕃部令轄賜以器幣甚寵之延征者木征諸弟也王師討木征于鞏令城木征敗走延征舉其族并大首領李藺氈等出降故命之且詔沿邊安撫司曉諭木征限一月降優與官爵不從卽多設方略擒討仍以內殿崇班告一道錢五千緡募人捕送

冬以乞神平堡爲慶平堡隸鎮洮軍又以鎮洮軍爲熙州陞鎮洮軍爲節度額以熙河洮岷通遠軍爲一路置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所應制置事令經略安撫司詳具以聞進王韶爲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兼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

使移高遵裕知通遠軍兼總管已而瞎藥歸熙州聽命以蘭
氈爲右侍禁充結河一帶蕃部巡檢蘭氈者木征母黨也其
明年春景思立引兵由香子城進討河州力戰數合斬不用
命者數人軍聲大振王韶引精兵從之捕斬虜首千餘級木
征遁走生擒其妻子以屬吏 韶入河州諸羌反襲香子城
大掠輜重侍禁田瓊戰牛精谷失利及其子永圭俱死韶急
遣苗授救香子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守香子鈐轄奚起起城
中兵與苗授合遂進討牛精諸谷助賊蕃部焚其帳斬千餘
級邊塞不通景思立復引兵通道又斬三千餘級盡得所掠
獲牛羊芻粟不可勝計韶回軍復擊諸羌而木征復入河州
韶乃先城香子且復遣將渡洮河破康樂城之及城劉家川

堡又自領兵破訶諾而城之俱成以兵木征弟瞎吳叱急攻
洺止不能下去圍臨江兵不敵熙河蕃漢部巡檢劉惟吉率
所部兵赴之力戰瞎吳叱敗遂走于是第功行賞以王韶爲
禮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景思立爲東上閣門使河州刺史遷
奚起爲皇城使劉惟吉爲左藏庫副使餘減年推恩有差遂
以思立知河州改苗授知德順軍專管轄涇原正兵弓箭手
策應熙河又詔訶諾城爲定羌城香子城爲寧河寨康樂城
爲康樂寨劉家川堡爲當川堡並隸河州思立以河州未城
寓行州事于寧河寨

夏詔永興秦鳳轉運使發精壯兵二千付思立城河州又詔
躬將士卒往視河州修城羌人謀伏兵南山斷官軍詔遣王

君萬等拔之遂由露骨山南入洮河界破木征弟已氈用盡
逐山南諸羌時木征留結彪守河州而自將銳卒出王師後
詔又分爲兩道遣別將攻河州而自迎木征所在大破之木
征走遂圍河州結彪以城降膳吳叱巴氈角本令征欽令征
等各以城降于是收復宕宜岷洮又城撈南通道川班師詔
入覲安石請率百官稱賀上曰此廟堂之謀將帥之功于朕
何有安石再三陳請以熙河之功將帥賴陛下神算前定舉
無不克祖宗以來每下州郡例俱稱賀上猶不許安石曰城
河州事中外所喜多端稱賀則人情釋然請俟城畢入慶從
之旣而畢工上乃御紫宸殿王安石率羣臣上表賀上解所
服玉帶賜安石辭不許方受賜以王韶爲端明殿學士兼龍

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 初王韶之圍河州也蕃部開門請
降既入景思立夜殺降者二千餘人上聞之曰禍莫大于殺
已降故思立克河州之功不賞乃以高遵裕爲岷州瞎吳叱
巴氈角董谷俱入朝引見延和殿上謂董谷雖非首領然能
于捺羅城先同其母詣景思立前鋒請降乃盡以爲崇儀副
使悉充蕃部鈐轄吳叱岷州巴氈角洮州董谷河州厚遣之
當時木征雖屢破屢敗而董氈別將青宜結鬼章者復數擾
河州屢誘脅部族舉西山襲殺河州采木軍士害使臣張普
等七輩以書抵景思立語不遜思立不能忍包約勸之毋出
兵思立不聽 明年春思立率蕃漢兵六千攻鬼章于蹋白
城思立將中軍韓存寶魏奇爲前鋒王寧策之王存爲左助